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立案認爲新聞紙類

白河

中華民國二十一年十二月十日出版

第二卷 第十一期

白河週刊

PE-HO WEEKLY

天津英租界慶里廿九號

本 期 零 售 每 份 三 分	全 年 連 郵 費 四 元 五 角	半 年 連 郵 費 六 元 二 角	全 年 連 郵 費 六 元 二 角	每 週 星 期 六 出 版 全 年 五 十 二 期	代 售 處	發 行 者
	外 埠 郵 費 另 加 二 角	內 埠 郵 費 另 加 一 角	內 埠 郵 費 另 加 一 角	內 埠 郵 費 另 加 一 角	北 平 法 界 文 華 書 局 東 安 法 界 文 華 書 局 重 慶 法 界 文 華 書 局 天 津 法 界 文 華 書 局 國 內 外 各 埠 書 店 均 有 代 售	天 津 法 界 文 華 書 局 發 行

這一星期裏

國聯之拖延與靜待
根據議會主義實行法西斯
世界各國底國勢——英國
談談張英華
綠梅墊
現代文化與婦女的性生活
我們不能再酣睡了！——璩琛女士
白河校園——各學校小消息

溫特爾著 雁
梓銘
世龍譯

社論

國聯之拖延與靜待

本刊在第九期社論中，曾謂理事會能「明白確定九一八事變及「滿洲國」成立之責任，歸於日方，能辦到這樣，我們對理事會已算滿足」；果然，理事會所給我們的不是「滿足」，仍是一個「失望」。他白費一週的時間，無決議，無報告，原封不動地將討論中日問題萊頓報告書，移交十九國委員會；十九國委員會於本月一日忽忽地舉行一次形式上的會，又原封地退交國聯最高機關特別大會，於是特別大會，又不得不於本月六日舉行。據理事會主席德瓦拉的推斷：「理事會既不能通過萊頓建議，大會恐亦不能取最後行動，最大希望，是由大會將該報告書仍交付十九國委員會，再由十九國委員會建議大會，如何解決中日問題，」又據日來日內瓦消息，謂大會結果，將組十九國加入中日代表之二十一國委員會，或包括美俄之國際委員會，或勸使中日直接交涉，由中立國觀察員參加，以便居間斡旋。

總之，在此次國聯大會中，有不能通過他自己所派調查團之報告書的情勢。更難明白決議不承認「滿洲國」；此兩點既不能作到就只好用遷延拖延的方法，以不了了之，而有上述等拖延的實際辦法。這在列強大概有三點顧慮：1，軍縮問題；德國提出軍備平等案後，軍縮會議，幾度瀕於危險，日方乘機也提出海軍軍縮案，打破華會之比率，藉此對列強要挾，自以作中日問題之交換條件，此舉尤其對英美之優勢海軍地位予一大的威脅，列強爲自身利害計，權其輕重，自覺要以主張中日問題之公道來換取軍縮會議之結果了。2，戰債問題：英法本月半到期之對美戰債，美國會堅持償還，英國已二次復牒，不償美債，法亦要求緩付，語調強硬，英法與美間，正紛擾着惡劣空氣，各國輿論興奮，什麼抵債，增加關稅，引起世界危機等說法，咸天地嚷着，美新舊總統會議此事達二十小時，英相還要親身渡美；日本在這時機，正好擴大英法與美國間之裂痕

便是後者的實例了。

「法西斯便是暴力」這種見解，是由未曾理解法西斯的性質而來。因此我們首先要將什麼是法西斯這個問題解答一下。

無論怎樣說，法西斯主義究竟是莫索里尼的天才的產物。莫索里尼把他稱為Nationalism（國民主義）。然而這個國民主義與從前的國民主義不同。拿破侖三世的國民主義，是要實現統一意大利及德意志的精神，是要把宗教，言語，風俗，歷史都弄得相同以造成一個國家，所謂文化中心中心的國民主義。威爾遜所主張的國民主義，便是同一民族依多數解決以造成一個共同國家，這可稱為民族自決主義，是人種中心的國民主義。又在大戰以前歐洲一般所行的國民主義，不過是愛國主義的意思。

然而莫索里尼的國民主義與以上三種均不相同，乃是以階級觀念為基礎的國民主義。所謂國民，不單是資本家一階級，也不單是勞動者一階級，必得這兩階級合將起來，才能構成一個

「國民」的形態。那末，其當然的歸結，這種新的國民主義是決不許任何階級的利己主義河溜存在的。資本階級一方面的利己主義是不許的，而勞動階級一方面的利己主義也是不許的。豈但不許，還要以一力量來壓制他們使勿出現。所以用力量來壓制他們的，完全是因為他們曾經揮過暴力的原故。資本家是揮過暴力的，勞動者也是揮過暴力的。資本家的金錢，便是很明顯的一種暴力。被鐵棒打擊了固然是痛，被金錢束縛着亦是痛。為鐵棒打擊，所喪失的不過是肉體的生命，為金錢所束縛，則連魂魄也喪失了。

因此拿力量來抵抗這種資本家與勞動者兩方面的暴力，這便是法西斯。然而資本家和勞動者各個的暴力，都是由於他們私慾的表現，所以真正說起來，法西斯所要打倒的不是暴力，乃是隱藏在裏面的私慾，就是把私慾之民變為理性之民，乃是法西斯的目的。為着達到此種目的，有時需要暴力，有時只要政治家的警告便足夠了。前者為意大利，後者則為英國。

(三)

莫索里尼的法西斯，究竟是什麼一回事？此處須要加以事實的考察。歐洲經過世界大戰，形勢全變。大戰以前，君主

不痛快

今日國內國外的形勢，都使人感着極不痛快。三中全会開會期一天天逼近，多數別有懷抱的人，覺得來也不好，不來也不好，任何人或任何派想要貫徹自己的主張，似乎都不能無所顧慮，但同時又似乎都不肯拋棄自己的成見而接近人民。其實失了民衆的立場，任誰在今天的形勢之下都辦不動。

在日內瓦，小國有小國的想法，大國有大國的想法，但一一都是為自己的立場打算，決沒有一國肯犧牲自己去幫助別人的。這種情形，中國人誰也知道，但除此一條路，也別無第二條路敢走，儘管從去年等到今年，又從今年等到明年，其結果如何，却早已前定。

時無英雄，遂令時局愈趨混沌，安得一二痛快人，做一兩件痛快事，將中國人的煩冤，苦悶一掃而空，而為中國的前途另闢一個新途徑呢？一切一切的舊戲，任你如何扮演，我們都只有叫倒好，難道一幕精采一點的新戲也演不來嗎？

莫索里尼的法西斯，究竟是什麼一回事？此處須要加以事實的考察。歐洲經過世界大戰，形勢全變。大戰以前，君主主的勢力，貴族的勢力，資本的勢力很強的。然到戰後則無產階級的勢力突然增加，勞動者的政治到處表現。其原因便是因為在大戰期中流血的，多數是勞動者。單以意大利而論，就有千萬的勞動者上了戰線。

在這種潮流下面，一九一七年，正當大戰中期，俄國發生革命，首先起來建立無產階級的政治。然俄國這種共產政治，實

實際上不外是無產階級的私慾和利己主義的表現。關於此層，我們可拿列寧誘惑民衆的三個標語爲証。他的標語是：『與爾和平，與爾土地，與爾麵包。』因爲當時俄國與德國連戰連敗，人民對於戰爭十分厭倦，故都覺得國運如何暫可不管，自身的生命首先要緊。列寧乘機而起，他第一句好話便是『要給他們國民的和平。』但是和平便是滿足物質慾望的東西。土地和麵包更用以滿足物質慾望的。所以俄國的共產主義不過是無產階級的利己主義的實現罷了。

談張英華

我今日所談的張英華，不是六年前的那個異性女友而理想爲情侶的張英華，是六年前的這個面莫生曾做過財政總長的張英華。我那個異性女友而理想爲情侶的張英華，與我早已完了，一切的都完了，亦不知她到那裏去了，無必要亦無價值的談談必要了，想起不過有點淒酸苦結的痛心！至於這個面莫生曾做過財政總長的張英華，與我本無關係，何有價值的談談必要？因爲他運銷蘇俄煤油，甘爲奸賊，想起非常切齒憤恨的痛心，爲良心計，爲愛國運動職責計，不得不抽暇和衆談談了。

共黨的怎樣陰謀，赤匪的怎樣殘酷，東南各省，遍遭慘劫，華北各處，暴聲頻傳，內外蒙古，明明是我們中國的版圖，無形中被赤匪佔共黨統治，這雖三尺孩童，都亦知道。我們受共黨赤匪的蹂躪，痛恨極點，但其黨赤匪的禍水之源，竟究從那裏來的？這雖三尺孩童，亦都知道——知道承蘇俄所賜也。我們因爲蘇俄第三國際在吾國組織共黨指揮赤匪，有如洪水猛獸之害，所以自十八年與之絕交以來，至今政府猶未敢說與之復交者，亦即誠恐受共黨赤匪之害，勢必愈甚之故呀。這亦恐怕雖是三尺孩童，深知其理吧？事實上告訴我們，我們一時不可能與共匪妥協了。同時蘇俄貨品，我們在仇視之中，不應買賣的。況政府已有明令禁止，不准彼此運輸嗎？那末，凡中國人有買賣蘇俄貨物者，是國法所不容，是開門引盜的漢奸呀。唉！今有人焉，毫無心肝，甘爲國賊，運銷蘇俄煤油，其人是誰？即是前爲財政總長現爲大華公司經理的張英華也。以理性談之，張英華曾爲公務人員，應知如何奉公守法，現既露角商界，應知如何愛國行動。不，張英華不但自甘墮落爲公務員時之人格，且反甘爲現代的賣國賊。在張英華的昏瞶理想，什麼人格，不必去顧的，什麼叫做賣國賊，亦不管這套的，只知那邊的大批蘇俄煤油私運進來，這邊的就有大洋錢滿堆地可以收入，盡量地過着淫奢逸樂的生活，於願足了。但在我代爲想想，設使張英華，真的不顧一切，親仇賣國，值到惡貫滿盈，衆怒難犯，恐悔亦晚了。

「賣人先賣己」，中國盛衰之樞紐，不在外部帝國主義之侵略，而在內部漢奸接踵而起的原因，欲國之強，務先勦除國賊，如張英華者，實亦賊之一，應當早除之爲要也。

其次，當大戰完了的時候，意大利境內亦發生同樣的共產運動。本來意大利人。是最缺乏愛國心的民族。我們打開意大利的歷史，便可知得到許多例証。自中世紀以來，意大利國家分爲無數小邦，盡是些富有私慾的君主在那裏倒行逆施。當十六世紀意大利有位政治家名叫馬加維利，著有『君主論』一書，其中有一句話說道：『君主如獅子的猙獰，如狐狸的狡滑』，便是當時政治的寫實。在如此惡劣政治支配之下，又加

上奧國的宰割，故意大利人對於政治均不懷好感，竟至流行『政治是醜的動物』，一種諺言。

因此，意大利人多半是個大主義者。或是無政府主義者。當十九世紀及二十世紀，各國的君主及大總統多遭他們的暗殺。法國大總統迦羅，美國大總統麥肯萊，奧國的皇后，均死於他們之手。以如此的不愛政治的國民，當然是不愛國家的。率領這種缺乏愛國觀念的國民以當世界大戰，自是只有敗北，加伯利

張英華

一役，全軍崩潰。莫索里尼因得法軍之援，倖免於難。

把這樣的病的國民，放入醫院，施行愛國液注射法療，使之起死回生，這便是莫索里尼的法西斯運動。照這樣看來，他所採取的獨裁主義和暴力，完全是因為他的國民不健全為事實上不得已的一種壓制的手段。

他最先是把這種壓制加在勞動者的身上。因為當大戰告終的時候，意大利國內發生共產運動，全拿者暴力，到處去殺人放火；實行掠奪，肆意破壞。工場上，盡都懸掛赤旗，稱之為共產的生產。此時歐洲各國已都認為意大利是必然要變成共產主義的國家了。莫索里尼正是對準着這一個而實行他的法西斯運動。他先把在大戰的戰壕裏面共過患難的五十人團結起來，以策進行。所謂法西斯其義的結合，乃是拿古代羅馬軍隊陣前所揭的印旗做象徵，故法西斯主義亦可譯為「結合主義」。

世界各國底國勢

一、英帝國

英帝國，係大不列顛王國及在大不列顛王國之資本勢力範圍內各國及各領土之綜合的名稱。人口，有四四九，六百萬，面積，達三四，六五〇千平方公里。面積亦同。但其本國面積則僅有全帝國面積之〇，七%，而人口亦僅其十分之一而已。

梓銘

英帝國構成的各種要因，英帝國雖非為單一的經濟的全體，然其本國却為英帝國所統轄之各國及各領土（除加拿陀外）之新資本的源泉。投入英帝國內之英本國資本約在三十億磅。自一九二二—二七年之間，每年尚投入七千萬乃至八千萬磅之新資本，其中最主要之投資地為各自治領及印度，當時英本國資本係努力使經濟之重要的部分——交通路及原料之獨占——置於自己支配之下，至於振興工業，乃為其第二步的事業。

百歲老人

麻栗坡，為滇省邊區，與越南毗鄰，設有對汛督辦，其地人民，夷多漢少，夷民生活甚苦，而體格極健，全區人口，不過數萬，而百歲老人竟達七名，是亦趣聞也。茲將該區戶口調查員所得之百歲人調查表錄後以專閱者。

▲麻栗坡特別區百歲人調查表 民國二十一年秋調查

姓名	性別	生年	現年	籍貫	職業	族種
何胡氏	女	庚寅	一〇二歲	中區馬達甲	農	漢
陶楊氏	女	丁酉	一〇六歲	攀枝花汛區光浪村	農	漢
陸陳氏	女	壬午	一一〇歲	攀枝花汛區八豆村	農	漢
王陶氏	女	壬辰	一〇〇歲	攀枝花汛區龍奎村	農	漢
王四	男	壬申	一一〇歲	攀枝花汛區授袖村	農	漢
陸章氏	女	壬辰	一〇〇歲	攀枝花汛區南江村	農	漢
李大	男	壬辰	一〇〇歲	攀枝花汛區那票村	農	漢

附記

以上百歲人至今五官猶全，尚能入山工作，平生未嘗患過大病惟頭髮已禿，其中王四一人，齒換兩次，全逾花甲兩個，猶能嚼食雞骨頭，實世所罕聞也。（附註）攀栗坡有六對汛，攀枝花乃六汛之一也。

英本國（即大不列顛王國）為其屬領及自治領所出產之食料及原料之中央市場，故愈益鞏固。此等各領土輸出之棉花，羊毛，膠皮，金，銀，茶等大部分，皆由英本國經手。英帝國之交通網，亦完全在大不列顛統制之下，英帝國之亞細亞領土與本國結連之地中海及江海之出入口，皆握於英國資本之掌中。

世界商船之三四，二為屬於英帝國，似此莫大之商船，以運輸世界之貨物，歸大不列顛統制的，實為英帝國統一的一種之重要原因。大不列顛不僅對於海上之運輸，即海底電線亦歸其統制。

其次，通幣體系之單一性（除印度及加拿陀外）及度量衡之單一性，皆為英帝國統一的一大要因。惟關稅則不一致。有英本國的自由貿易，有印度的初步的保護關稅，有加拿陀之極端的保護主義等。但對於帝國內，則施行特惠制度。即對於英帝國內之商品特減低關稅率，使英帝國內之各國及各領土間之貿易均可獲得有利的條件。

英帝國內領地的工業化
英本國之工業與各領土之工業互為競爭，其始為帝國內之市場爭奪戰，繼而及於國外市場之爭。

英本國底經濟政策
英本國之經濟政策有使帝國內之各個部分成為惟一植物栽培的傾向，例如埃及為棉花栽培國即其一証。（埃及雖非英帝國領土，但事實上則屬於英帝國之資本系統）。

英帝國可以分成二個基本的部分，（一）大西洋農工業地方，（即大不列顛，加拿陀，西印度等，以倫敦為中心），（二）印度，太平洋原料及栽培地方，（即亞弗利加，印度，澳大利亞等，以新嘉坡為中心），前者，係供給英帝

國之工業，用品，有大不列顛之石灰，鐵。加拿陀之木材，有色金屬，小麥以及肉類等之輸出，後者，為英帝國之基本的原料資源，即膠皮，金，鑽石，煤油，棉花，黃麻，羊毛，錫，小麥，植物油，咖啡，可可，茶，肉類等重要的資源。

英帝國在世界經濟的地位
英帝國內之小麥收穫，占世界總數之百分之二，米二二%，牛三六%，羊三八%，棉花二七%，羊毛四〇%，石灰二八%，膠皮五〇%乃至五五%，煤油二五%，茶占世界產額三分之一，甘蔗糖三分之一乃至六分之一，又世界貿易額之三分之一屬於英帝國。

英本國的之出入狀況
英本國之總貿易額中，對英帝國內諸領土之貿易比例如下。

年份	輸入	輸出
一九一三年	二七，七%	三四，五%
一九二五年	三二，三%	三九，〇%

構成英帝國之各國及各地方如下：
歐羅巴（大不列顛王國，愛爾蘭自由國（自治領）吉布達（殖民地）馬爾達（殖民地））
亞細亞（英領印度（殖民地），錫蘭，馬來諸島（殖民地）及其他）
亞美利加（加拿阿（自治領）新芬蘭（自治領）及其他）
亞弗利加（南亞聯邦（自治領），克尼

亞（殖民地及保護領），烏干達（保護領）尼亞塞（保護領），尼克利亞（殖民地及保護領），黃金海岸（殖民地及保護領），英埃斯丹（殖民地），丹加尼加（委任統治地）及其他
澳大利亞（澳大利亞聯邦（自治領），新西蘭（自治領）及其他

梓銘先生的這篇世界各國的國勢，是將世界上各國的政治經濟社會……狀況都寫出來了，可當作一本各國底政治經濟讀本讀，實在是一篇極有價值的東西。以後由本刊每期披露出來，並擬定在相當的時期，由本社發行單行本，作為本社底社會科學常識叢書之四。

編者附記

編輯啟事

本刊第十期第一四七頁關於張英華私運蘇俄煤油案一文最末一段內……以免追隨張運而起者，則無……有所本了係則無一任欣幸了之誤，特此更正。



白河文壇

本埠歡迎散文小說介紹及批評論稿，每來稿請註明姓名，以便寄稿。本埠白河文壇。

綠褥墊

溫特爾著 失名譯

斯達尼太太是一個寡婦，和她的胞妹布瑞小姐在一起住，宅院是在西威爾士的洋臺上三號房。三號是和洋台上其餘的房間不同：他是亮紅的顏色的，這個顏色在那半舊的洋臺上，可算做「萬灰叢中一點紅」了！

斯太太沒有什麼事件可做談話的資料的。她有一個缺少曲線美的鼻子，向上兜着的下頰，老歪了的嘴。她老也沒有說過出奇的話，做過驚人的事。她每天必定吃她不大愛吃的四頓飯，晚飯後半小時就要睡下。這樣子一定要有一種光到地滲透生活裏來，黑暗！這個光使她恐懼！夜裏，當她到臥室裏摸索洋火的時候，心扉裏充滿了黑暗的恐懼，瓦斯火浴出的點點暗黃火光，使她漫漫的啼噓着，以減去她害怕的痛苦；但是必須小坐一二分鐘，然後才能「卸裝」。布瑞小姐是用嚴厲的模型鑄成的；黑暗恐嚇不了她。她身體很胖，但沒有是

幻想，這可從三號房子的正面上，看得出來。從外表看來，不能說她不像一個毫無用處的牛——肥牛，四肢笨重，動轉不靈，披著幾根淡黃頭髮。她的眼睛，可就不是牛眼睛了。是很敏銳的靈活，跳躍着像些好動的小鳥似的；和她談話的人，在她眼光閃視之下，都感覺到匆忙，都抱怨着她的偵察。人們見到在她合于睡眠的身軀裏，會有這樣活潑的心情，便受到發昏的衝撞。老實說她並不聰明；她的小規模的腦子活動到很快，但是不能衝出那個小範圍。她不能了解和觀念密合的想像。她讀的書很多，好的歹的一齊讀，並不選擇。她翻書頁的手好像一個急行列車似的。夜深了，她還在讀着，滿滿的往腦子裏塞，不到流出的地步不止。然後就靜默爬上樓去；說也說奇的了，她那龐大的身體會走無聲的路！走到自己的門前稍停一會；因為從她姊姊房發出很單調的甜睡聲；她很嫉妬的長歎了一聲，便上床睡了。

二月天裏一個冷的早晨，發生了一件事情，很能打斷她們生活的常規。新聞紙上滿載着新排演的恐怖戲劇的消息，劇名「綠褥墊」，在久必離戲院公演。大家關於「綠褥墊」輿論頗不一致，有的稱贊着；有的藐視着；可是有一點是大家公認的，說她是「刺心」的。標準日報却說他是使人「欲嘔」了。看過這個新聞，布瑞小姐立刻就決定去看了。

一看。

「瑪麗，今天晚間我們去看看」。『不去，布瑞，我忍受不了那樣強烈的刺激。』雖然布瑞擾鬧，慫恿，哄騙，恐嚇她一整早晨和下午，斯太太心的却絲毫也沒有活動。在這二月天的晚上，糾纏是不能把她吸引到戲院裏去的。在她的淡暗眼角上，有盈盈的淚痕；那可憐的老口也扭曲更利害些。『咳，布瑞，我不能去！你知道我不能去！』從表面上看她是個弱者，也真是個弱者；不過在這件事上，她的意志格外堅定，結果布瑞小姐完全失敗。最終還只得自己到戲院裏去。

在十點半鐘的時候，門口來了一輛汽車，斯太太拿問起來，『誰來了？』布瑞坐汽車回家是出乎她意料之外的，就是回來的時間也不是她所預想的，她想起碼一個鐘頭以後才是布瑞回來的時間呢。但是聽見布瑞和車夫談話，聽見前面的門開了又閉了，布瑞沒有進來。斯太太聽見她緩緩的脚步正在上樓，就跑到過道裏喊『布瑞，你回來的時候，頭低沉沉在肥碩的胸上。斯太太從樓梯轉折處的欄杆縫裏，望到布瑞的面容；……青白色，可怕得很。』你病了麼？』斯太太喊着。布瑞似乎未聽見似的，但很急驟的跑完，剩餘的階梯到樓上去，隨後闖進屋把門用力一關就上床睡了。

斯太太不知怎麼回事，心裏很煩悶。她往臥室去，經過布瑞的臥室，在門外偷聽一會，深長而又單調的呼吸從屋裏發出，這是很明顯的，她已熟睡了。斯太太方才鎮靜一點，減少許煩悶。但是她自己臥室的黑暗和扇的碰打聲響，使她的手顫動，幾乎連洋火匣子都拿不住了。在這個恐懼之中，她祈禱了，希望活到天明去得見晨光。

第二天早晨，當斯達尼太太正在廚房裏備辦早點的時候，報差從前門投進一份標準日報，和平常一樣的匆匆走去。斯太太從過道往食堂裏走，手裏端着個托盤，上面滿盛着早點所用的東西。她偶然看見油漆地布上躺着的報紙呈現出「綠梅墊」三個字。這幾個字好像瞪着大眼睛從地板上望着她。她就急忙放下托盤，拾起報紙來看。

「綠梅墊」她讀着。

「那個寫實劇帶到久必離戲院的恐懼，又加重了好些。昨天夜裏，在第二幕剛演完的時候，一個女子被抬出去了，口裏還不住的吶喊着……」這段新聞，繼續往下描寫這個劇的情節，但是斯太太並不下讀。她想這個女子一定是布瑞，大概沒有什麼疑惑了。於是她急忙奔回廚房，把那討厭的報紙擲到爐火的深處。布瑞可永遠看不見她了：因為布瑞看見了他是一件可慮的事，可怕的事！可怕的事！

吃早點的時候，布瑞小姐的舉動很奇怪，所以斯太太沒有敢提起她昨天夜裏的遭遇。布瑞默默的坐着，小的肚皮鼓了很大。而眼睛却是滴溜溜的亂轉，從這個桌角飛也似的滑到那個桌角，好像要找岔頭的樣子。吃了一頓飯，她只下一個批評，把食碟往旁一推，說：「假若我們每天都要吃火腿，我們就弄些新鮮的，紅的吃；好火腿還有不新鮮的嗎？這樣枯乾的東西，對我有什麼利益呢？」斯太太並未回答，就開始收拾飯掉起來。布瑞小姐無意幫她的忙，一味的坐着，把粗手指頭插在頭髮裏，胳膊肘支在椅子上面。

這個早晨，就是斯太太一個人整理屋子。大約在十點鐘左右的時候，布瑞小姐到外邊去一趟，半小時以內就回來了，手裏拿着六個紙包，五個大的，一個小的，到廚房給她的姊姊斯太太看。打開小紙包說，「這是一塊牛肉，我買來留作午餐的，我要自己做。」又一邊割大包的捆繩，一邊又說，「你想這幾個包是什麼，瑪麗？」雖然這一問給斯太太的嘴唇上加了一陣苦笑，她們的態度確是有意開頑笑。

「親愛的，我那裏知道。」

「梅墊啊！」布瑞昂然自負的回答，「買這個梅墊好把我們的屋子裝璜漂亮一些。」隨後就把梅墊抖了出來，散堆在菜板上！斯太太壓制不住唇邊的顫動

，輕喊了一聲；因為梅墊本身雖好，然而都染上了活動的綠色啊！布瑞似乎未曾見出她的驚駭，問道：「你不以為他們柔軟而可愛麼？」順手就拿了一個貼在她姊姊的臉上。斯太太急忙把牠打開，像打一個毒蛇似的又驚又急。但是布瑞却把五個都拾起，緊緊的摺在懷裏，最後又把牠們帶到食堂裏去。她在那裏留了好一會子，整理牠們，擺佈牠們，以求雅觀。

午飯時，布瑞拿着自做的牛肉吃，這件事給斯太太一個進一步打擊。這塊肉恐怕未煮到兩分鐘，乾脆說，是一塊生的。布瑞却吃得津津有味，什麼風雅禮都不顧了。她把紅肉一片一片的往嘴裏送，嘴邊流着兩道稀薄的血液。斯太太可真怕極了。

飯後布瑞拿兩本書回到屋裡去，一氣到晚飯前的幾分鐘她才出來。斯太太進食堂又見她在那裏往復的理梅墊。

「這幾個可不許動，你知道不，瑪麗？」她說。

她可真現出病象了，面色也暗了，還雜着些紅點子，頭髮散到面上，連呼吸都有點不自在。她邁着大步，重踏到姊姊姊的面前，一再的勞叨：「我要是你我可不動這個梅墊。」她說道句話時的神情是很惡的。斯太太起先有點說不出話來，後來才慢慢的說道：「親愛的，我想你是有點不舒服吧！讓我給那克

大夫打個電話，把他請來給你瞧瞧，好不？」布瑞又怕又氣，忙把姊姊捉住，用力搖撼她，搖的她上牙打下牙，然後才鬆手說：「你還敢麼！」接着又壓着嗓子喊：「我不要該死的太夫來把我的褥墊拿去！」她很兇的把斯太太推倒在地板上跌了一跤，斯太太在那裏半躺半坐的哭了一會，慢慢爬起。這時布瑞早已回到臥室去，把門關了。她也忘了看守着斯太太，口裏還在說：「這幾個可不許動！」

過了一會，斯太太的痛止了，便蹣跚地走到電話室去打電話。呀，可不要這樣辦！……必須給那大夫打電話，必須……必須。她說電話的聲音很低，所以布瑞小姐沒有聽見。那大夫的女僕接了電話——「大夫不在家——白天怕回不來——您貴處是那裏？斯太太回不來，把耳機掛上。她自己想頂好是回屋睡下：因為睡眠是能把她帶出一天來所受的驚怕之外的。餓飯食品仍然是放在食桌上，熱氣騰騰的。她走到黑洞洞的樓梯旁邊，又怕起來了。假設她知道布瑞兩手抱着膝蓋，坐在樓梯的盡頭處，把她在電話裏所說的都聽了去，那裏她更要加倍的害怕了。

聖馬賽亞教堂的鐘打了十一下，斯太太醒了。這晚上是特別的黑暗。但是她看見近門的地毯上，有一條很微細的光，便瞪着眼注視了好久，驚訝不定的想

，這是什麼呢？後來認識了這是布瑞房裏的光，從未關好的門射出來的，光忽然不見了，布瑞的門輕輕關上了。布瑞並未在屋裏，乃是在過道裏踱來踱去，斯太太聽見了，便像冷水澆頭一般打了一個寒戰，脚步停了，深長的呼吸在她的門前喘吁着；脚步又動起來了，往樓下去啦。把斯太太嚇的癱瘓有好幾分鐘之久，躺着一動也不能動。後來鼓起勇氣想把布瑞帶上樓來，不讓她在夜裏如此的漫遊。于是她從床上下來，但是腿顫的利害了，幾乎站不起來。鎮靜一會，慢慢把門開了，樓下食堂裏的燈還在亮着。她偷着走到樓梯口，翻窗下去，恰巧布瑞從食堂裏出來，布瑞跨出門便站在門口的光裏。內心的傾軋，把她的面容改變了，嘴裏喃喃自語，懷裏抱着綠褥墊。她急忙的跑樓來，斯太太便躲到門旁的大箱後面。把嘴緊的接着，怕喊叫出來。

布瑞從她身旁一步遠的地方走過去，還在姊姊的門外停了一停，順手把門拉開，忙跑進屋裏去，大聲叫喊着。斯太太正好看見，她跳上床去，把綠褥墊扔到枕頭上枕了，放聲大哭起來似瘋狗似的。連姊姊下樓時叫喊的聲都沒有聽見。

姐姐

……現在的文藝界裏，簡直充滿了……戀愛和普羅的作品。然而這一篇子，作者用輕快而自然的筆調，描畫一段幼年時代的回憶。故事，或者作者悲傷的過渡。無事，不自覺的，我們讀過這一段，復活，不自覺的，我們讀過這一段，假若，一位好動的人類原始的同情，以後，一位好動的人類原始的同情，以假，復事。故事。……

姐姐，多麼動人的一個稱呼！那個孩子不願意一天到晚這樣呼喚着，如果他們的媽媽在他們還沒有和世界見面以前，就已經為他們預備下了一位溫柔的姑娘，來享受他們那甜蜜的調兒的話！不過，你也許不會相信吧？它對於我，却只是一根敏銳的毒針，它曾用它那犀利的尖子，鑽透我的心窩，在那裏留下了。一個永遠不能復原的傷痕。所以，直到如今，只要有人偶然把它在我耳邊一掃，那個傷口，便會像老人的宿疾過着陰了天一般的隱隱作痛起來！

十年前，姐姐兩個字，確是一天到晚都掛在我嘴邊的。從早上睜開眼之後，到晚上閉上眼以前，我的喉嚨裏，非得時時刻刻的嚷着它，才覺得痛快。我有一個溫柔，聰明，美麗的姐姐；我自己常

常以此自豪，我的同伴們，也都常常用羨慕的口吻，這樣的向我或別人說：假如沒有父親和母親，我真要以爲她是世界上最偉大的人了。

那時，我和她還在一個學校裏讀書，每天是要坐一輛車到學校裏去的；但我是一個極貪睡的孩子，早上沒有一次能按時起身，母親或老媽來催時，就要無原無故的向她們發皮氣，有時逼急了，還要向她們哭叫起來，弄得她們簡直不知如何是好，但是後來，却被她們發現了一個極有效驗的方法：

「二小姐！快醒醒！再不起來大小姐等急了可要先走的！」老王媽——她是姐姐幼時的保姆——用手搖着睡在被窩裏的我這樣說。

「姐姐等急了先走？」睡眼朦朧的我，只要一想到這個便一定立刻跳下床去，趕忙着刷牙洗臉。不和姐姐坐一輛車上學，是多麼掃興的事？坐在姐姐身上，在途中和同伴們打招呼，那種得意的神情，簡直不是任何人所能想像得到的。休息的時候，姐姐常把我引到她的教室去玩。

「這是你的妹妹？很像你呢！」她的同伴們常常這樣說。姐姐笑了，好像默認這話不錯似的；我也只好向他們笑笑，但心裏却在懷疑：「我有姐姐那麼好看，那麼聰明，那麼能幹嗎？」

姐姐有一雙極動人的眼睛，大，黑，亮而深；睫毛已極濃極密，使人見了，

會不知不覺的聯想到春天的柳枝，在做濛濛的湖水上輕拂着的光景。雖然她那清秀的面龐和窈窕的身材，也都還非常清晰的在我的記憶之中，不過，印象最深而永不可磨滅的，恐怕要算這雙奪人的眸子了吧？

姐姐的智慧也的確驚人。在學校裏，她永遠是全班之冠，沒一個先生不喜歡她，沒一個同學不敬愛她。在家裏，她也是孩子們中最被大人寶貴愛惜的一個，她所學作的事，沒一樣不有非凡的成績。因此，祖母背地裏常向父親和母親感歎似的說：「這孩子太聰明了，莫不是一個什麼童女下界？不要短命才好！」

我愛姐姐勝過一切，姐姐也格外疼我。姐姐愛吃零食，每次買了回來總是悄悄的把我領到她屋裏去，不給弟弟們曉得。有時被他們發現了，就跑到母親面前去告狀，母親總是設法哄哄他們就算完事，一次也沒有替他們報過仇，可憐他們那小心眼裏那裏曉得這偏袒的母親的心！

那時，我還是初小學生，先生管得極緊，若是上課時忘記了帶應用的墨盒本子之類的東西，照例是要扣分罰站的，所以同班們視之爲畏途，偶然犯了，便急得要死，甚至於有時竟因此逃學。但我却是個例外，遇到了這種時候，總是很安穩的跑到姐姐的教室門口一站，向她作個手勢，等姐姐走過來時，她所遞給我的，一定是我所需要的東西。因

此，和我特別要好的幾個同伴，也很少受到這種刑罰，因為她們的好朋友有個好姐姐呀！

姐姐那班因爲已經快畢業了，所以功課特別多，每天下午總要比我晚一兩點鐘才下課。母親說，最好是讓車夫先接我回去，但我却一次都沒有聽過她的話，雖然是同伴們都已走盡了，也一定要坐在姐姐教室前面面等着，非等到她下了課，才歡天喜地的被牽着手走出校門。祖母問我爲什麼要這樣？我向她說：「怕先生看着姐姐好，把她留下了不讓她回來！」

但是，命運之神在向我們薄笑了，祖母的感歎終於成了讖語，姐姐竟在這年的冬天裏突然死去。

這一個星期六的晚上吧？姐姐忽然嚷着嗓子痛，老王媽說：「大小姐，你准又是用功用的上了火了，喝杯鹽開水早點睡覺吧？」姐姐真的聽了她的話，很早的就上了床。

第二天早上，天剛發亮她就起來了，說是頭痛，睡不着，母親又發現了她有點發燒，要帶她到醫院去。她說：「沒什麼，明天就會好的，並且今天是星期日，醫院裏也不看病的。」

這一天，她沒吃什麼東西，只躺在床上看小說。我說：「姐姐，你病！還看書？」她笑了，說：「病了！沒的事！明天準照樣同你上學去！」——我不看書作什麼？躺着怪悶的！」

但是，她终于在星期一的上午，被母親送進了醫院！大夫說是癩紅熱，早該來看的。

我整個一星期都沒有到學校去，每天吵着要母親帶我去看姐姐。「醫院裏怕吵，不許小孩子進去。」我向母親說：「我一定不吵，只要能看看姐姐，同她講兩句話就行了。」我這樣向母親懇求着，但一點也不發生效力，母親依然是每天早上很早的就獨自走了。父親每天下午辦公回來，也一定要去看姐姐，但他也是同樣的一點願意帶我同去的意思都沒有。我太不明白！跑去問老王嗎，她皺着眉頭向我說：「大小姐得的是傳染病，不教你去看她，是怕你也傳上。」我說：「那我情願和姐姐得一樣的病，一齊躺在醫院裏！」她眼圈一紅，一聲不响的走了。

第二個星期一的早上，母親非逼着我上學去不可，我一定不肯，說：「一個人上學去多沒意思，等姐姐好了再和她一塊兒去吧！」她說：「好孩子！你去上學，下午回來我帶你看姐姐去。」我才獨自坐着車沒精打采的往學校去了。下午放學回來，一進門就叫母親。心想：「這回可能看姐姐了，她一定快好了，多高興呀，」走進屋裏一看，奇怪得很！一個人都沒有！只兩個小弟弟在床上睡得甜甜的。我到廚房時，才看見廚子一個人在爐台旁邊坐着，「他們呢？」我問他。「我不知道。」也懶懶

的 answering，我更莫名其妙了，轉身就跑到剛跑到大門口，看見老王媽坐着洋車遠遠的來了。「你上那兒去來着？」我抓着她的胳膊問。她不理我，只拿手帕擦着眼睛和鼻子，走進院子來，她才拉着我的手吞吞吐吐的向我說：「大小姐死了！」「你瞎說！」我急了，狠命的把她推開，這樣嚷着。她眼淚汪汪的說：「剛才斷的氣，太太老爺都哭昏了好幾次……都是讓那雜種大夫拿冰口袋冰的！若依我的話，不上醫院，弄點偏方子吃吃，準早就好了！」我這才哇的一聲哭出來！拉着她就往外跑，「上那裏去？」她說。「看姐姐去！我去叫她，她若不應我才是真死了呢！」我說。她說：「不行！太太叫我回來看家的！」結果我被她硬拉着回屋去了。家裏原有的一團昇平氣象似乎都被姐

姐所躺的那口黑棺材攝取了去。每個屋裏都充滿了陰鬱慘淡的氣息。小弟弟們不敢再亂嚷亂鬧了，我只是整日坐在棺材旁邊發怔。父親和母親每天除了流淚和歇息以外什麼事也不作。老王媽也把她的日常工作改變了，每天只是小心翼翼的點着姐姐靈前的那對蠟燭和香。那年的除夕和元旦，我沒有穿新衣服，沒有要壓歲錢，也不肯和母親到親戚家去拜年，因為好像沒有姐姐在一起，什麼都沒有意思似的。

姐姐死的那年是十四歲，至今已有了十年了。此後爲了環境的關係，家裏每個人的生活，都有極大的改變。但是，姐姐的影子，姐姐的一切，却無時無刻不深深的藏在我們的腦海裏。姐姐呀！你的軀殼雖然是早已和土壤同腐了，你的靈魂，却永遠生活在我們的記憶之中！



婦女園地

現代文化與婦女的性生活

展開近代的社會，大有炫目的狀態，廣的不說，單就今日家庭狀態，怕在一個世紀前，不，半世紀前，連做夢也想不到。往昔家庭婦女，燃茶油燈，推輪

紡織，到如今只能從短歌小說裏還可想像其事。近來文化的發展，一股腦兒把生活的方式爲之一變。在都市中，煤氣和電氣

凡對於婦女問題之討論，婦女之理論，外中婦運之消息，婦女之生活狀況及婦女文藝作品等文字，一律歡迎，酬例照本刊校閱編微稿酬例，來件請寄本社白河週刊婦女園地編輯組。

的發達普及，不僅婦女乃至廚房賤役，都可取消，而社會如此變化的結果，婦女也不得不向家庭外活動職業了。

如美國普通家庭，飲食睡眠，到日曬日曬得雙雙聚首，竟呈單純的公寓式了。不論在精神上，物質上，在生活各方面都翻舊為新，達到這步田地，乃是人類不斷努力所積蓄而來的結果。

於最近文化發展之中，而最顯著的是什麼事，這是在最近五十年間的文化運動，以婦女運動的覺醒運動為最有進步。

婦女，素稱為弱者。

婦女是長時間被男子壓迫而屈服的。據古代希臘的法律，規定女子應服從男子；羅馬法，良人在自己的權內，對妻有生殺予奪之自由；他如拿破倫法典，明記着女子為男子所有物。

長時間被壓迫而屈服的婦女，遂從長眠中醒來了。

知道自己的存在，而且有一個人格的人，婦女們都覺得了。這等「醒了的」女子，關於婦女的獨立，職業，以及一切，都要求與男子受同等的待遇；但從這為人類為個人的覺醒所直接影響而來的，是男女性生活的標準，——即性道德的革命。而這件事，可以說是做了人的婦女覺醒的中心問題的一個重大問題。

在解釋性慾是純潔的時代，有所謂精神與精神的結合的唱導者。這是對於流

入放縱耽溺官能而污了本能的性慾的一個反動；但精神與精神的結合，也決不是戀愛的真義。精神與肉體融合的，即不單是性慾的肉感的，而也不是靈的，所謂靈肉一致，纔有戀愛的價值，據近代性的道德，稱為「性慾生活」的事，始能成立。

據梭斯泰姆所說，跟文化推進的戀愛

我們不能再酣睡了！

流光在推動着時代之輪，健步地進着新的軌道上突飛猛進。在這個過程中的每一個時代裏的人類，都隨着「新存代謝」的原則，不住地向着進化的康衢中開展。

我們婦女當不能離開整個的人類以外，不用說，也應該跟着時代而前進的。

但是，我不禁有的懷疑了——我們中華民族不是已經有二千餘年的歷史嗎？進化的期間，亦不可謂不久，我們婦女當然沒有理由說是後着男人而產生，然而我們婦女進化的成績呢？我們現在是和男人同站在一條水平線上進展着嗎？——哦！我由懷疑，而悸慄，而失望了。

這總算是我們婦女的幸運吧？也許是這時代已推入到另一個階段中了，近年來，歐風美雨，已橫渡着太平洋而捲入了東亞大陸，同時激盪到這老大的中國，於是我們這被囚禁了幾千年的婦女們，大概也被這隆隆的時代的輪聲在震醒

，是細心洗練的，一夫一妻制要很嚴守的。因此，戀愛是細心洗練的，能理解這樣的戀愛，則文化的性慾生活，足以信奉不悖了。

（附註）：此為醫學博士羽太銳治所著現代婦女的性生活的開端序論。據此書所以記載都關於現代婦女的性生活，足資借鑑。有暇當為續譯，以供同好。

瑾琛女士

了，遂隨着革命風潮高漲之秋，由民權思想的發達中，我們婦女解放的運動，也緊張，澎湃起來。是呀！「男女平等」，「婦女參政」，「婚姻自由」……種種強而有力（？）的聲浪，早已彌漫着全國而響徹雲霄了！

論理，我們生在現代的婦女，應如何地撫掌稱慶，我們現在已經得着了實際的解放——實際的能平等，能參政，能自由了！

然而，擺着在我們面前的事實，確也不允許我們像這樣的樂觀，「女權運動」的高調儘管唱得震天價響，而我們所得的成績竟等於零，名義上雖然是講得「天花亂墜」，可是，實際上我們婦女仍然是被征服，被宰割，被驅使，被玩弄，我們在國家中處着什麼地位？我們在社會上得有什麼利益？我們的經濟是否能夠獨立？我們的能力是否能夠擺脫男人圈套？……這是無可諱言的事實，總括的說：我們仍然是輾轉呻吟於苦

痛的，黑暗的，不自由的，不平等的險惡環境之下，——我們解放了嗎？我們的車輪還在向後面移動着呢！

我並不是神經過敏，我們祇要稍許留心這社會的內幕，隨時可以聽到我們婦女被蹂躪的哀訴，隨地可以看到我們婦女被遺棄的悲劇，還有，很不少的尙迷夢着在過去的時代裏，更不少的過活着在陰沉的獄中……固然，這是大多數的被舊禮教所束縛，或為經濟所壓迫的婦女，是沒有受教育的機會與談解脫的能力，但是，我們這班負有自身解脫責任的很少數的能夠得受教育的婦女們，亦終為虛榮心的過重，意志力的薄弱，獨立性的缺乏，……結果，不但不能夠給我們婦女界以滿意的貢獻，反而受社會人士以「愈談解放愈墮落」的批評！真的！我們的事實已「瞭然若揭」，我們欲強辯而無辭了！

那末，我們婦女就長此像這樣的墮落下去嗎？將永遠地可不需要這真實的解放嗎？我們倚賴着別人，將求得人家的拯救嗎？我們憑空地吶喊着自由，平等，牠竟會從天而降嗎？不！絕對不！我們總該清醒，時代在暗示着我們：自身不覺悟，將得不到任何人的同情，進一步，弱者將有被強者吞滅的一天！我是始終相信着：大自然的創造男女，本一視平等的，我們應該說：這人世間祇有「人」的問題，不應另外有一種特殊的所謂「婦女階級」的存在，（我

記得在某雜誌上，我們婦女先進團體女士也說過）但是，在這「人」與「人」的中間，「先進」（強者）與「墮落」（弱者）之所以形成，却全在各個的努力，並沒有一成不變的定理，所以，我們婦女如能翻然，醒悟，切實自振，未來的成功，是不可限量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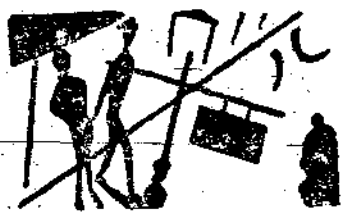
自民國革新以來，在法律上，經濟上，教育上，給了婦女和男人平等的機會，實在不少，我們應該痛改已往的錯誤，確定今後的途徑，重視自己的人格，充裕本身的學養，不要被虛榮所蒙蔽，不要自視為附屬品物，堅定意志，認清職責，先由自身的解放，進而普及全體女們的幸福，這樣，我們婦女的前途，

才會有發現燦爛的曙光。

同時，我們要知道：在我國這四萬萬同胞中，婦女要占半數，我們和男人同是國民的一份子，也應該盡一國民的任務，現在我們的國家，不正是千鈞一髮的時候嗎？東隣倭寇，野心未死，關外殺聲，彷彿可聞，川中內戰尚酣，顧地匪徒尤熾，安內攘外，並不限于我國民中一部份男人的職責，我們婦女應當直接地謀得本身的利益，間接地造福這整個的民族。

我親愛的婦女們！醒來吧！我們再不能酣睡了！時代在警告着我們不要遺留在它的後面啊！

二一，一二，一。于武昌。



本園歡迎投稿
字數：如遊記雜
感：社會生活等
文：學生生活等
若：文字及照片
的：記敘文、時評
極：歡迎、投稿
絕：對、公開

白河校園

寧人箴語

昔孟母有三遷之教，故孟子能發憤矢志，朝夕勤學，終成亞聖。今日為母者亦有三遷教子：一悞於「養不教」，二悞於「教之無方」，三悞於「不教」。

愛情這個東西，到底是甜的，還是苦的呢？恐無人敢武斷說——愛情一定是甜的，總要以雙方的性相同，習相近為愛情的轉移！

今年的西洋聖誕節又到了，大家不必互相贈送慶賀聖誕節的諸禮物了。我們要用這筆錢，替義勇軍做棉衣穿。東北三省淪亡一年多了，我們還有什麼心去慶賀西洋聖誕節？

國難初發生時，學生們高喊救國口號，今國難已發生一年多了。健忘的學生早忘了東北？學生是民族先覺，我其不明現在學生爲何這般鎮靜？既在國難初發生時，屬政府「鎮靜」，但是現在學生的生活終日的好像看破紅塵一般！求道！讀書。過隱居生活，未來主人翁心死了，忘了東北，備會在學校過太平日子。

「變化人心，蕩滌汚俗」；莫過急於「興學、養廉二事」。這是顧亭林說的。在國難由我們不敢去前線拚命殺敵，我們亦要努力學業。

三字經有言：「勤有功，戲無益」，我們全要：「戒之哉，宜勉力！」再望同學們讀書要：「口而誦，心而維。朝於斯，夕於斯」。再進一步的助望同學學成後：「上致國，下澤民」。

男女的腿，真是有點兒神秘化。男人腿在夏天穿長褲子不怕熱；女人腿在冬天僅穿層薄絲襪子不怕冷。她們上身穿皮衣，腿上看絲襪。她們冷不呢？亦許她們襪子是冬綫？要不然就是她們的腿異於俗人吧？或者許是麻木不仁感覺不到冷？

北平班禪活佛講佛法；天津福音堂奮興會講上帝道，這是國家未破亡前的救國的路嗎？

青年的煩悶 (續) 象乾

有的金錢的結合，有的不如意的婚姻，在這層出不窮的形式之下，掩映着嫉妬，疑惑，失意，怨恨，和恐懼的心情，這種種都是煩悶之根——將煩悶帶到他的生活，帶到他的墳墓裏。這種戀愛和婚姻所結煩悶的果子，是永遠脫不掉的，所以青年常因戀愛和婚姻的問題而煩悶着。

青年不能打破他的環境，不能抵抗外界的魔力，所以時常捲入罪惡的旋渦，沈溺在聲色財貨裏，以致受着身體的安逸，享着靈魂的毀傷，所以這樣悲苦的快樂，使他常常的犧牲在環境之下而煩悶着。

悶着。

青年有的遺棄這虛偽的社會，有的厭惡化的組織的家庭，有的不甘於違背他的事業，有的不耐一切呆板的磨煉，有的感經濟的壓迫，有的感失業的摧殘，這些抑鬱無告的青年，也正在煩悶着。是的，在這世界上的無數青年，都是聰慧的分子，優秀的中堅，既不是「冥頑不靈」，也不是「麻木不仁」，也不是「癡傻瘋癲」，而一切的一切都使他感肉體不安，精神上的缺陷，又怎能不煩悶呢。

青年在任何時間都煩悶着：在賭場流水的奔逝，在沈聽杜鵑的悲啼，在蟬鳴

，在雁唳，在詩，在畫，在撰讀，在音樂，在初陽破曉，在日暮黃昏，惟在萬籟清靜的午夜，青年們將萬般煩悶放出來，整個的宇宙；充滿了，而他所自身却安然的睡去，實現他們靈魂的安慰。呵，青年！你們煩悶吧！因爲青年的煩悶，使成功大千世界刻刻不停的改造與進化。

談學生

海怪

▲摩登的男女學生，受過初等教育，就要講「講『戀愛』」，講戀愛的條件；第一要有「袁頭」，第二要有「西裝」，第三要有「White Face」三者缺一，不得開津。

▲國難期間的學生，愛國的表现是「罷課」，抗敵的武器是「標語」。

▲小學生談「遊戲」，中學生談「文藝」，大學生談「社交」，留學生談「失業」。

▲穿着華麗的西裝，登着細長的高跟鞋，跑進了娛樂場；去談「普羅文學」。

▲成了現代新進學生的普遍現象。

▲學生隊裏，最有勢力的是運動場上的英雄們，因爲他們有和你武力解決的權力。再次，要算青年活動家，因爲他罵你「反革命」「不愛國」「帝國主義者底走狗」的機會。

▲課外活動的會費可以不交，電影不能不看，這是「生活的第一定律」。

飯後哲學

鐵平

所謂飯後哲學者，並非酒後茶間無聊的談話；也不是般少爺小姐所理解的哲學，簡單說來，飯後哲學者，乃是亡羊補牢之意。從前既無哲學思想，現在不得不作一種補救，此所謂飯後也，開宗明義第一章既過，我現在開始正文。

一，何謂哲學？

一般人看來所謂哲學者不過是欺人之談，瞎搬弄名詞而已，但是假如他稍微看過一點哲學家們的話，決不會如此幼稚，哲學沒有確切的定義，其實也無須確切下定義，哲學的範圍可概約分四部：

一，認識論 宇宙一切事物是否存在？我們的感覺是否可靠？我們究竟憑藉什麼去認識一切事物？這全是認識問題。

二，本體論 康德說物自身並不存在，黑格爾說物之本體乃絕對精神之派生的反映，這一切討論物體本身的問題，就屬於本體論。

三，宇宙觀 宇宙萬物是否有起源？是否有終結？宇宙的範圍有多大？總之我們對宇宙正確的認識怎樣。

四，人生觀 人生意義如何？人為什麼好看，人生終結的目的是什麼？這也是哲學之一部門。

諸君！你們對於這四部門有沒有充分的見解，與真確的認識呢？

一個夢

醒

彷彿是正在散步的時候，忽然聽到一種兇惡的響聲。不由的抬頭一看，却原來是來到山野，在一個高山的上面，有一羣綿羊，像發現了甚麼危險似的，畏縮着。我順着響聲的發源處用眼光去；在山的一隅，樹林深處，有一隻兇狠的惡狼，嗥嗥的吼着在撲殺可憐的小羊。同時在這山的又一隅，發出了一陣乒乓的小聲音，我再順着聲音看去時，却是幾個綿羊，為了山坡上的枯草，在那裏用頭彼此相碰。

忽然間腥風驟緊，狼吼愈兇。這時綿羊的碧血，染紅了經霜的樹葉，淹沒了已枯的荒草；從上山坡流到山谷，從山谷流到平地，變成了一條血河，從我腳下汨汨的流過，我氣急了，心狂了，我順手不知從那裏提過一個炸彈，向這萬惡的野獸擲去。砰然一聲，不覺驚醒，急睜眼看時，却是同學董君推門而入，我從他推開的門縫兒看見了外面蔚藍的天空，襯着閃耀的太陽，朝霞映地，一片欣欣的景象好像是在慶祝我的成功。

各學校小消息

▲南開中學世界問題與中國研究會，已於上星期舉行兩次全會，內部工作為：一、工具，意識，及分析三種步驟，預料下星期，將有半月刊出現云。

▲又上星期四，羅隆基先生到校講演，題目為：「甚麼是政治」羅先生首先解

釋「政治」，其次講「管理目標」，及「怎樣管理」，及「甚麼人來管理」，頗受同學歡迎云。

▲齊魯大學自開學以來，對於軍訓特別注意，但學生多感不到興趣，是以上軍訓之人數逐漸減少。近日學校當局忽奉中央令，云將派員來魯檢閱。學校當局又特申前令，嚴加訓練；每於星期二，五，整隊赴民衆運動場，做持槍教練。數星期來頗著成效云云。

▲自有校友王君徵發國文論以後，繼之而徵者又有哲學論文題為「近五十年來之哲學思潮」佈告貼出數日閱徵者尚不踴躍云。

▲齊大圖書館因為經費的關係，對於各種摩登書刊殊難搜羅美備，故均有圖書館中的設備殊有美中不足之遺憾。最近有某君為某種心理所衝動，特將新購之良友及其他畫刊數冊慨然捐贈於圖書館中。所以一般摩登女郎們都高頭撥撥增欲一睹「新中國的縮影」。雜誌傍驟增一些新讀者云。

▲新學書院某學生因忘帶清本，被某先生罰——停課四星期。某生在家甚悔過，正進行減少的要求云。

▲新學學生每用次電話出銅元四枚。因此學生用電話時多感困難，聞有一部學生擬要求學校取消打電話費。良稿！

▲南開女中自廢選手制後，私人組織之籃球隊已有五隊，南隊，南強，南偉，南晨，南勁。南隊已加入室內公開球賽

甲組，南強加入乙組，南強實力頗厚，有得錦標之望。近來二隊練習頗勤云。

志！

▲中西女校，有數十學生在福音堂參加奮興會後已得着上帝的真理，故奮興會主講博士認中西女生將來要升天堂云。

▲市立師範二十八日紀念週校長報告，謂對於校友會開遊藝會籌款情形，極為滿意，惟因所買之地，地價為二五七五元，所籌之款尚不足此類，故又定於四號再演一次，以湊足此款云。

▲市立師範本月二日下午校長訓話，學生必須注意的三點：

一，口音——本校學生必須免去土音，土語，如學生土音土語太多，雖准畢業，但暫不發證書，其證書由學校保存，俟口音正確後，再發給證書。

二，注音符號——如果注音符號不畢業，其辦法與前同。

三，課外習琴——畢業前每個學生除會彈琴外（風琴，鋼琴），須會另一種樂器。

▲女師初中部的手工班——作油漆時，學生的手臉身常有些油漆的痕。先生在旁指導，像個大工頭監工似的。

▲南開大學體育課及警務指導委員會為謀學生全體幸福起見，特印成學生時間分配表分發各生，將每日時間分配實情填入表——限期由本月五號至十一號止務將每日分配時間填入表。令後後：啟者：關於本校功課是否過重一問

題，做會，做課欲得若干客觀事實，以為討論及建議之根據。茲擬就「學生時間分配調查表」一張，隨函送去。即祈按照實情填寫，俾真象可明。全體幸福，實利賴之。

下略！

▲南大理科學生王煥如君鑒該校功課奇緊，對於學生健康有礙，故上書校長述學生之苦，並求改良。校長認王君之建議正當，即將於教務會議中，討論「減輕不主要功課」誠苦能實，實是南大同學之福。

▲女師學院向禁學生着外毛背心，上星期三晚晨會時，訓育先生報告禁外毛

背心之令。原因天冷了，恐怕學生着衣太少，冷着。一般學生是感謝訓育先生的德政云。

▲女師幼師班前曾去北平參觀，攝不少的名勝古蹟影片。貼於佈告欄，往觀者甚為踴躍云。

涉涉！

▲師大中金字塔，此為壁刊，每週出一。這種刊為一種富於藝術極美觀的一種美麗壁刊。內容文字，不但美麗，而且帶有文學味道的。並附有極多的藝術化的米斯們照片，點綴其中，美雅無比。主編者為我們貴校號稱尼羅河畔詩人，東亞雪發黎外號的呂君。現已出至第二期了。

一零！



嗚呼！此即啡針，抽過龍藥，就是入了人間地獄！

馮氏助鴉救苦金丹

商部註冊 馮氏斷癮 救苦金丹 風行寰球 年，本堂自同治七年，戊辰

得特等獎一百分其評語為「歷經化驗確有功效」天津特別市衛生局化驗註冊社會局出示保護嚴禁假冒▲前直隸省長傅增湘獎▲每付一元兩星期用一或不用郵票一百十五分代價▲輕者一付一分十次用▲重者三付一分兩星期用一或不用郵票純潔決非市上一般投機不經官廳化驗批准私自出售或內含毒質藥性激烈功效者所比擬可也

峻芝堂馮啟

總號天津西馬路講道所對面 分號天津法界天祥市場二層